

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多艺、多金、多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在这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聪颖的、温柔的,也可能是火辣的、彪悍的、柔中带刚的;在这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隔壁大嫂……

细读湘女

宁乡女子,俯首甘为“老黄牛”

宁乡话是湖南最搞笑的话。宁乡人一讲起宁乡话,连上帝都会要发笑。



陈晓丹

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湖南广电《湖南广播电视台》《金鹰报》编辑部主任、经世图书负责人、《芒果画报》主编,芒果影视作品负责人。现为自由生活家、文化围观者,艾源堂文化合创人。

大学时,我有个宁乡同学叫小汤。小汤口音很顽固,是标准的“宁乡塑料普通话”,特别在她着急生气时,宁乡土话就一个劲地往外冒,我们忍不住“无耻”地大笑。有一天她气呼呼地踹开门:“烦躁死啦!死不哒爱像!老子要弄情扎利头来霸几哈!(烦躁死了,讨厌,我要找个石头砸他几下)”有人搭:“一嘴哒啊(怎么了)?”“撞哒扎撮把子!撮老子尊贵!(遇到骗子,骗了我)”她那逗逼的样子,活脱脱是宁乡笑星颜小惠,惹得我们掩嘴窃笑。

宁乡女子天生幽默,一开口就让你乐。她们的语言很土,却是古代的官话。宁乡始于商周时期,自古是“宁静之乡,传奇之地”,人们生活安定,与世无争。著名的炭河里遗址就在宁乡黄材,大量的青铜重

器和西周宫殿遗址在此发现。这个神秘的遗址之所以保存至今,拜“宁静之乡”所赐,也离不开本分的宁乡人。

张大嫂就住在炭河里遗址附近的黄材水库,她一年中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冬天来临前去捕捞翘嘴鱼。翘嘴鱼体型细长肥厚,鱼嘴上翘,是水库特有的野生鱼。张大嫂把捕获的翘嘴鱼刮洗干净,腌盐蒸熟,然后整齐地码放在一个竹架子上熏制。熏干的翘嘴鱼

黄澄澄的,鱼肉的香味与柴火的香味缠绕,闻之垂涎三尺。鱼肉很紧实,可做美味的手撕鱼和双腊合蒸,都是上好的下酒菜。

我每年都要跟张大嫂订制翘嘴鱼,看着张大嫂慢条斯里地熏鱼,手在鱼身上摩挲,仿佛这是天底下最庄严考究的事。她说,守着这片水域,靠着这些鱼,日子过得挺安逸的,“红薯饭,大柴火,神仙日子当不得我”。她“布衣傲王侯”的淡泊、“平淡是真”的本分不禁让人暗自钦佩。

黄材水库再往西是浏山。初秋去时,密印大佛前的兰花开得正旺,燕子们在木梁上飞舞嬉戏,有人用草梗玩起了“晴天雨天”的游戏。游得疲惫,我们便去寻著名的浏山擂茶。

胖胖的苏玉莲是浏山有名的擂茶师傅,见我们进来,她热情地起身做茶,依次投入茶叶、姜、花生、胡椒、绿豆、芝麻、黄豆、炒米,笨重的擂钵和擂棍在她手下如龙蛇飞舞,各种香味飘满小屋。

浏山擂茶始于三国时,诸葛亮用以治疗军中风寒之疾,后来浏山人把它变成待客之物,但凡有人登门必奉擂茶,并殷勤添杯。于是在苏玉莲的家里,一碗茶,续三次。她端着茶壶站在跟前,哪个碗一空就不由分说地加满,再空再满,直到我们捂着碗告饶,她才笑哈哈地放下舀茶的竹筒。依然是每碗十块,加量不加价。

宁乡女子天赋异禀,她们的好客总能让异乡人找到回家的感觉。如果你经过一个村庄,宁乡大嫂会坐在门口喊你:“喝杯子茶再走啰!”如果你多看一眼她家的菜地,她会立刻扯一大把小菜塞到你手上;如

果你有幸到她家做客,她会搜肠刮肚把家里的好菜全部做给你吃,她还会左一筷子右一筷子给你布菜,口里不停地:“莫卡气啦,同哒自家雾里一样啊!”

这种热情归功于她们“讲人情,爱面子”的性格特点。宁乡女子注重人情味,喜欢一来一往的人际交往;她们爱面子,喜欢“攒面子”和别人“给面子”,讨厌“丢面子”和别人“不给面子”。

“爱面子”使她们严格自律,人前人后不拌式样。而在家,宁乡男人给足了她们面子,不但上交财政大权,更把子女教育、家族事务拱手相让,她们也不负所托,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宁乡母亲尤其重视子女教育,“有田不种仓廩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就算再穷,砸锅卖铁也要送子女读书。

所以,每个宁乡家庭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拉着父母、丈夫、儿女三驾马车的、大权在握的“老黄牛”。她们勤劳坚忍、性格乐天,行事果断又甘于默默奉献,不擅夸夸其谈——就像从雪峰山余脉流淌而下的浏水河,自西向东流过山地、丘陵、平原,滋润着宁乡这个三面环山的宁静之地——她们使尽力气带领家族走向和睦、安定和满足,也把关爱洒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如山一般静默恪守,如水一般包容万物,如“老黄牛”一样吃苦耐劳,这大概就是宁乡女子与其他湘女的最大不同。



扫一扫 分享精彩

编者按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此时,你会发现,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我们从“历史上的今天”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来认知、来反思……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我们把把这个栏目叫《“今天”的她》。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一只“铁蝴蝶”的宿命

“今天”的她

2007年12月27日,即9年前的今天,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遇刺,她在拉瓦尔品第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受伤,不治身亡。



魏剑美

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空城》、杂文集《下跪的舌头》等十余部。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人们知道贝·布托,是因为她35岁时就当上了巴基斯坦的总理,并于1988年至1990年和1993年至1997年两度出任。当时,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

贝·布托外表如蝴蝶一般美丽迷人,内心却像钢铁一样坚硬刚强,因而大家称她为政坛“铁蝴蝶”。然而这只“铁蝴蝶”的一生却是充满了波谲云诡与颠沛流离。

1977年,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贝·布托,经历了因为家族而来的厄运。她的父亲——巴基斯坦民主党创始人、曾任该国总统和总理的阿里·布托在军事政变

中被免去总理职务,并于1979年被处以绞刑。也是从这一年起,贝·布托开始了长达5年的软禁生活,直到1984年才获释,其间,有34个月是在黑暗的牢房中度过,并险些死于手术台上的谋杀。这一切,对于一个刚刚从校园走出来的少女来说,实在太过残酷。在自传中,她不无悲凉地慨叹:“不是我选择了此生,而是此生选择了我。生于巴基斯坦,我的生命

折射了她的动荡、悲情和胜利……”

如果说,一开始她还只是一个天真烂漫、无意政治的纯真少女,那么冷酷的现实已经逼迫她不得不直面一向被视为男人的游戏的政治斗争。在她看来,父亲的一生都是在致力于复杂、动荡的巴基斯坦寻求政治稳定,消灭贫困、歧视和极端思想,自己应该责无旁贷地接过这一重任。具有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教育背景的贝·布托清醒地认识到,要带领巴基斯坦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就必须摆脱简单的仇恨情绪,“最好的复仇方式是民主”。

但是,一个年轻女性要在传统的伊斯兰国家获得政治话语权,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表达自己对民族传统的认同,35岁的贝·布托于1988年接受了家族此前为她包办的婚姻,而为了鼓舞己方的士气,她特意为自己举办了极为隆重的婚礼,尽管此前5天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并且还从没单独相处过。

贝·布托的青春和婚恋中,没有月光、玫瑰和诗歌,有的只是冷酷的政治斗争和让人头疼的各种现实困扰,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的生活和经历很简单,不是被监禁就是浪迹天涯。”即便在她两度出任总理期间,也始终是暗流涌动、险象环生。凭着天生的政治禀赋和生活磨砺造就的坚毅性格,贝·布托毫不畏惧,迎难而上,她说:“我把信仰交给真主,把命运交给人民。”也正因此,她被誉为“铁蝴蝶”,指其外有手段,内具情怀。

但政治永远是诡异的,以民主、清明政治为诉求的贝·布托,其家族却始终没有脱离政治丑闻的

纠缠:其在海外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尽管贝·布托本人言之凿凿地宣称是其夫妇的“合法所得”,但根本不会有任何人相信;其一上任就任命自己的丈夫、建筑业巨头扎尔达里为政府投资部部长,后者贪婪的商人本性很快就赢得了“百分之十先生”的臭名,意即凡其经手的项目就得拿10%的回扣,后来“百分之十先生”甚至升格为“百分之三十”了;1999年4月,法庭以腐败和滥用职权罪名判处贝·布托夫妇5年监禁,并处86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

尽管扎尔达里臭名昭著,并两次让贝·布托从权力巅峰上跌落,但痴心不改的她居然说:“我相信是天下人负他,而非他负天下人。”即便在遇刺行将谢世之际,她首先想到的也是公权私授:指定自己还在读大学的儿子为民主党主席,而在其完成学业前由丈夫负责党务。

贝·布托投身政治之时,也许确是怀着高尚而纯净的目的,但在现实政治面前,即令她有着蝴蝶的柔美和钢铁的意志,身为一个女子的她也仍然深感“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很难说其中没有妻性和母性给她造成的纷扰,苦难的生命经历、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父爱与人情温情的缺失,不可能不让人产生一些奇怪的情感依赖与私情护短。贝·布托光辉灿烂形象背后的黑影,其实正是她内心沧桑与残缺的映照。也正因此,当我们仰视那些风云人物的同时,也心怀一份怜惜与体谅,尤其是那些同时身为母亲与妻子的政治强人。很多时候,“铁娘子”“铁蝴蝶”这样的称谓,其实已经昭示了其人性层面一定程度的悲情宿命。